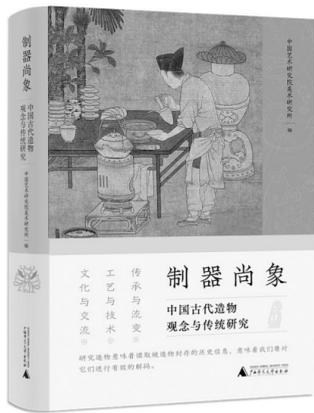


解码器物:捕捉过往千年的蛛丝马迹

孟育芬

看点 造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而且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对于传统器物与图像的研究,既有别于经典的考古学研究范式,也与传统的以风格史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相区别。在面向古代器物与图像的材料时,如何处理材料、阐释材料,并将其纳入思想史、制度史与文化史的讨论之中,是目前面临的难题。《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的出版推进了对于传统器物文化的解读,借助跨学科视角带来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式上的拓展与创新。



造物既是图像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图像依附的主要载体。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作

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编著的《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以下简称《制器尚象》)一书打破了以往器物研究方面的局限,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历史学、古文字、美术史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一起,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中国传统器物文化的多维景观。

在时间上,《制器尚象》全书内容跨越从传说时代到清代几乎整个古代历史时期;在空间上,涉及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中国腹地至于海外。《制器尚象》探讨中国古代器物的工艺与形制、流变与传播以及传达出的观念与思想,推进对器物文化的深入解读。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开拓、材料的发现与解读以及古代制度、信仰与文化的探索等多个方面,取得突破,对于推进传统器物文化研究的转型与深入意义重大。

面对古代器物与图像的材料时,如何处理材料、阐释材料,并将其纳入思想史、制度史与文化史的讨论之中,是目前面临的难题。回首往昔,古代中国的辉煌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往往无从证实。对传统器物与图像的研究,既有别于经典的考古学研究范式,也与传统的以风格史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相区别。探索者唯有通过出土的遗物,透过青铜器上的斑驳锈迹,玉器中的丝丝沁纹,陪葬坑中发掘出来的吹弹可破的漆皮……才能捕捉到过往千年的蛛丝马迹。

《制器尚象》的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春海认为,从20世纪跨入21世纪,西方的中国古代美术研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卷轴书画研究日渐式微,而关于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的研究,则得益于交通便捷、图录与发掘报告的发行、国际文化交流展览的增加以及国家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解读等因素,日渐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热点。

“以制器者尚其象。”尚象,是古人对制器者的期待与要求。它要求制器者先观察事物,认识客观世界,再用符号完成对事物的象征,最终融入自己的理解。

社会变迁、集体意识对工艺与技术的选择与改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书中《长沙窑中外交流新证——聚焦一件长沙窑“红绿彩”执壶的探讨》一章,董波从一件长沙窑“红绿彩”执壶切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下,概括长沙窑三彩瓷器的工艺与色彩特点,指出此类瓷器的用料、做法皆与西亚的伊斯兰文化相关。另一章《晚明宜兴紫砂与铜、锡金属器之间的亲缘关系——基于史料文献、考古实物与制作工艺的实证研究》,王拓从文献、实物、工艺等方面,全面论证了晚明紫砂器对铜、锡等金属器皿的模仿与借鉴,并归纳其缘由:一是造物规律使然;二是迎合社会风尚;三则出于紫砂器与金属器皿制作工艺的相似。

研究材料的更新为解读文化变迁、制度规范提供了契机。张亚莎在《青藏高原远古大神鸟的图像变迁》中国绕曲古墓地发掘出的一件方足彩漆木案展开,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区鸟形纹饰的流行区域、发展与演变,以及神鸟在古象雄王国早期信仰中的特殊意义与崇高地位。陈轩在《汉代的金灶与步摇》中,将汉墓中出土的金灶作为汉代步摇的悬挂构件展开探讨,指出作为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缩影,金灶的设计与使用体现了汉地将游牧贵族的配饰转化为以本土吉祥语汇构建的装饰系统。周繁文对西汉木葬具的等级规定进行了考察,在《西汉木葬具的等级问题》中讲述以种类、数量、材质等作为区分葬具等级的重要指标,葬具的规格具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形而上者之为道,形而下者之为器”,器物所反映的观念与文化的复杂性,强调适时、适度借助跨学科视角带来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式上的拓展与创新。庄慧芷在《“圆方图”与“方圆图”:从文物与文献看先秦两汉的盖天说与浑天说》一章中,从秦汉之前的各种天文相关遗址、文物与文献切入,探讨“盖天说”与“浑天说”宇宙模型的起源,以及两种学说的关联性,并指出在具有官学色彩时期,此类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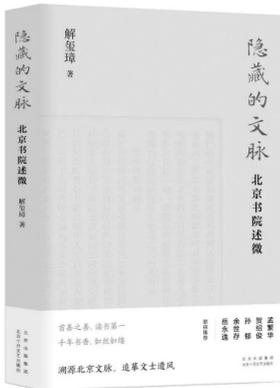
物为皇权所掌控,失去官学地位之后,则逐渐转变为宗教、装饰的题材。彭圣芳在《〈考工记〉设计美学思想的体系化考察》中引入文学价值因素,通过其物化形态,考察唐代器物诗装饰的特征。肖孟孟在《汝瓷釉色“天青”考》中追溯釉色“天青”的渊源与内涵,并探讨了文人对汝窑瓷器的色彩理想:超以象外的“天青”釉色迎合了文人物象之天成的观念意趣;汝窑“天青”温润如玉的色泽与文人“比德如玉”的审美品位相契合。

宋代以后,复古趣味体现得越来越明确。古器物的出土,历代均不乏其事,但真正重视古物、研究古物,其风气还是始于宋代。何清俊在《象数与道统:北宋朱长文琴器思想考释》中对北宋朱长文所著《琴史》作了系统的梳理,将朱长文的琴器造物思想归纳为尊圣、拟象、应术和立道四个主要方面,并指出《琴史》反映了北宋时期理学兴起背景下知识分子试图将传统阴阳、五行、象数等观念进行理性改造的尝试。

个案研究是近年来美术史和考古学界比较常见的做法,强调从具体案例出发,将墓葬空间视为完整且独立的个体,通过考察其中的随葬品和图像,进而理解墓葬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视觉逻辑。《制器尚象》收录的个案研究,均在探索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聂菲从文献学、图像学的角度,重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锥面漆奁,写出《真实与虚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锥面漆奁》,认为在墓葬语境下,漆奁上的图像呈现了墓主生前狩猎游戏的真实生活与精神世界。邓菲在《墓葬壁画视觉资源:从山西繁峙南关村金墓谈起》中聚焦于山西繁峙南关村金墓,通过整体考察墓葬中的建筑空间与装饰题材,解读其背后所传达的文化观念。作者认为,工匠在营造墓室时参照了大量图像粉本,包括传统绘画、佛教艺术、神祇题材等,看似杂乱,实则统一,透露出布局背后的深层逻辑,营造出一个内涵丰富的礼仪空间。

藏于历史深处的书院

华筠



通惠书院、燕平书院、金台书院等十多个篇章,深入挖掘与整理和振兴书院相关的人和事,是一部传统文化角度的北京故事。

《隐藏的脉络:北京书院述微》的作者解玺璋,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

的学术功底,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古代北京书院文化的壮丽画卷。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士子和士大夫这一群体与书院之间的天然联系,将书院视为士子和士大夫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依托。这一独特的观察角度,使得本书在探讨北京书院文化时,能够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含义和社会价值。解玺璋通过对北京书院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书院文化在塑造社会人心、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书院文化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更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现象。在书院中,士子和士大夫通过学习和交流,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和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这种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命运,更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的熏陶和塑造,才使得我国古代社会呈现了独特的文化风貌。

这部著作并非简单地对北京书院进行历史性的梳理,而是从多个维

度、多个层面,对书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从校舍、田产等硬件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书院建设的艰辛与不易;从讲师等软件方面,我们又体会到书院教育对于人才的重视与培养。同时,作者还从朝廷政策、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以及办院人的修养等内部因素,深入探讨了书院兴衰的原因。

士子和士大夫与书院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书院是士子读书的地方,在书院里,士子既要完成一般的课业,也要研读经传典籍,与老师一起探讨经传的学理和传承。而士大夫不仅以讲师的身份承担着教学的使命,他们往往还是书院的创办者和管理者。解玺璋说:“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教学活动,背后隐含着一种深远的意义,即教育、读书的终极目的是对人格、人性与文化的塑造,由此对社会人心产生积极的影响,达到社会进步、移风易俗的效果。这自然也是儒家历来对理想教育和教育理想的想象和追求。”

走出一条打通古今的路

顾农



认真读过的书有可能成为人生事业的支柱,只是必须尽早。如今老眼花,许多大好光阴用于闭目养神,无可奈何;长时间读书而无倦意的黄金时段,已如幻梦一去不复返了。

读书进步最快的是大学时代,其时所学之书多而且杂,谈谈对我影响最大的三部。

其一,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起初读的是金文渐(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舒芜的化名)先生的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稍后偶然在琉璃厂旧书店买到一册初印本。购读两种版本的刘著讲义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二年级,而刘师原乃是当年为本校“国文门二年级”授课用的讲义。

刘师培(字申叔,1884年~1919年)是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出身于扬州经学世家,学问很大,经历复杂,他从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可惜到1919年11月就英年早逝了。刘先生这部讲义系统地清理排比中古文学家的传记、重点作

品和文学批评的材料,提出若干分析,著名的结论很多,例如其中有一条说:“晋代之诗,如张华、张载之属,均与士衡(陆机)体近;然左思、刘琨、郭璞所作,浑雄壮丽,出于嗣宗(阮籍)。东晋之诗,其清峻之篇,大抵出自叔夜(嵇康);惟许询、支遁所作,虽多玄言,其体仍近士衡。自(陶)渊明崛起,乃合嵇阮之长;此晋诗迁变之大略也。”提纲挈领,启人深思。鲁迅对刘师培这部讲义评价很高,见于1927年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1928年2月24日回复台静农的信中。

刘书中有些地方我不大理解,或者说也可以说并不完全赞成。我本来就对中古这一段文学颇有兴趣,读了刘书以后更产生了进一步研究的野心,于是毕业论文又选了《文心雕龙》作为论题;很多年以后又推出了《中国中古文学史》上下册(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为了修建这一段篱笆,我先后撰写过相当一批论文、札记和书稿,此前大抵已分别面世。回顾当初发奋著书的因缘,同早年认真研读过刘书,深感是一根坚实的柱基大有关系。

其二,《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北大中文系林庚、陈贻焯、袁行霈三位老师主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部资料共分十三个部分:魏晋民谣、建

安诗、正始诗、西晋诗、南朝小说、南朝乐府民歌、北朝乐府民歌、东晋诗、宋代诗、齐代诗、梁代诗、陈代诗、北朝诗,对所选的作品均有详细深入的注释,又有内容丰富的种种附录。把这部书吃透,中古这一段文学就大抵有全局在胸了。陈老师正给我们讲这一段文学史,我读这部刚刚出版的上下两册参考资料时感到特别亲切,当时曾写过若干读书笔记,选取一部分请陈老师批阅订正,书中有不明白的地方则作出记录,逐一请教,又曾大胆挑了一点书中的毛病。陈老师夸奖我读书认真,对我的某些推论提出质疑,又高兴地说:“你将来就来搞中古文学吧!”从此以后,我为这一段文学史前后忙了几十年。

其三,《鲁迅全集》。此前,鲁迅的作品我曾读过若干,全集没有通读过,也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到1966年春天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学校宣布不做毕业论文了,在燕园里多待了近两年,于是得以读了不少过去来不及读的书;其间我们一帮学生又弄了一个小组,集体编篡《鲁迅语录》。因为是统稿人之一,我真研读了《鲁迅全集》和《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各十卷)的大部分,眼界从此不同。所以后来一直以鲁迅研究作为自家学术小

园地里的一个副中心,同时注意运用鲁迅的思想来指导和促进自己的古代文学研究。在鲁迅研究方面我出版过《与鲁迅有关》(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诗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两部小书,手头还有大批已发表散稿尚未成集。在我新近推出的《归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中华书局2023年版)一书中,则大张旗鼓地援引并发挥鲁迅的意见,试图走出一条打通古今的新路。

中古文学—刘师培—鲁迅,我曾经沿着这条路线往前走,只可惜现在美人迟暮,已不大走得动了。

作者简介

顾农,1944年生,江苏泰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为扬州大学文学教授。以研究汉至唐文学、鲁迅学为主,著有《归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中国中古文学史》《诗人鲁迅》《己亥随笔》等十余部,另有散文、随笔多篇。

■ 聊书

跌宕起伏的图书馆之歌

李海卉



在《关于天赐的诗》中,博尔赫斯曾经写道,“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但实际上,图书馆的历史却不像想象得那般美好,充满曲折并出人意料。它仿佛一触即碎,历经几个世纪才建成,也可能在一天内被摧毁,在璀璨与毁灭无休无止的循环中,还好,图书馆总能从灾难中重生。正如《图书馆:一部脆弱的历史》作者所说:“毕竟,在时代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图书馆这个承载着文化意象的建筑,并非今天都市里可以买到咖啡、挑选文创玩具的网红书店。它是“图书的建筑”,代表着人们不断求索真知的心灵的建构。它贮藏书籍,也贮藏记忆,它沉默无声,却深情忠诚,守护着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之火。从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到如今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从羊皮纸、莎草纸到无须书籍的阅读,历史学家安德鲁·佩特格里和亚瑟·德·伍德温向我们徐徐讲述,图书馆在推进文明进程中显现出惊人的坚韧,塑造并改变着公共文化生活的氛围。

博尔赫斯的图书馆之歌里,实在是昏昏沉沉的书架。“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荒芜与了无生气,发霉、腐烂,随处可见飞蛾和虫子的尸体残渣,还有厚厚的蜘蛛网。那些窗户显然有好几个月没有打开了,可怜的书册许久未被一缕阳光抚照,它们的生命正在慢慢凋零……”这是荷兰学者雨果·布罗克斯于1575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命为皇家图书馆馆长后,对该图书馆的描述。那些曾经给你带来愉悦阅读体验的书,竟然被无法忍受的味道取代,即使晒干也无法找到旧日的墨香。书籍的命运尚且如此,图书馆的命运就更加脆弱。一场不期而遇的地震,一次意外发生的火灾,一场无法躲避的战火,一个家族不可避免的没落……类似的场景,在《图书馆:一部脆弱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作者想强调的,不是那些图书馆历史研究者所悲叹的蓄意毁坏,而是疏忽与遗弃。书籍承载着一代人的价值观和兴趣,常常无法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许多图书馆的命运躲不过在废弃的阁楼和毁坏的废墟中黯然蒙尘。

其实,图书馆的存在形式是由它的每一代主人决定的。在作者的叙述中,一部分图书馆来自平平无奇的私人收藏,它们反映着收藏家个人的品位;而另一部分图书馆则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成为人类文明自豪的纪念碑,彰显着人们对知识的狂热追求。图书馆是脆弱的,也是神秘的,点亮了历史长河的文明之灯。图书馆的历史,是出现又消失、破败又重建、循环往复、充满曲折的历史。图书馆如何穿越历史而屹立不倒,成为知识的守护者和思想的交汇点,《图书馆:一部脆弱的历史》一书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图书馆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所承载的宝贵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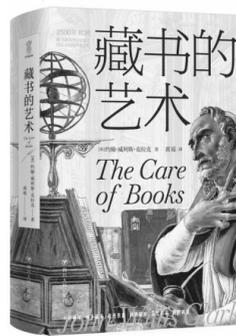
知识大爆炸的当下,图书馆似乎面临了新的难题:在全国各地图书馆林立的时代,在随时能在各种APP上找到丰富资源的当下,图书馆的命运是更加确定还是更加扑朔迷离呢?作者在“后记:没有书籍的阅读”中进行了探讨。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早已不是检索信息的唯一途径,但作为公共阅读空间,我们依然会选择图书馆,因为它是思想的宫殿、灵魂的避难所。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最后篇章,呈现了“书中书”的奇观,“他看到羊皮卷卷首的提要,在尘世时空中完美显现”,“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恒至永恒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庭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在这里,即使一切人类踪迹消除净尽,但羊皮书卷仍安然无恙。

■ 荐书

那些与图书馆有关的书

- 《藏书的艺术》 四川人民出版社
- 《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书作者约翰·威利·克拉拉克,是英国建筑学者和古物研究专家。书中汇集多种资料,对两千多年来人类图书管理历史进行详细介绍,是一部精彩、细致、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作品,书里有多幅精心收集的展现图书馆内部宏伟景象的老照片,可以作为了解图书管理的起点。本书有两个中译本,一本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一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书的艺术》。

《图书馆建筑的历史》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本书讲述世界范围内图书馆的建筑史,建筑史学家詹姆斯·坎贝尔和建筑摄影师威尔·普赖斯联手创作出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一部图书馆建筑史的开山之作。

从古罗马的图书馆到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每个时代的建筑师们都追求构造壮观的建筑,反映文明本身的历史。图书馆建筑多种多样,富有创造性,既是时代的象征,也是其建造者的财富、文化和学识的映射。